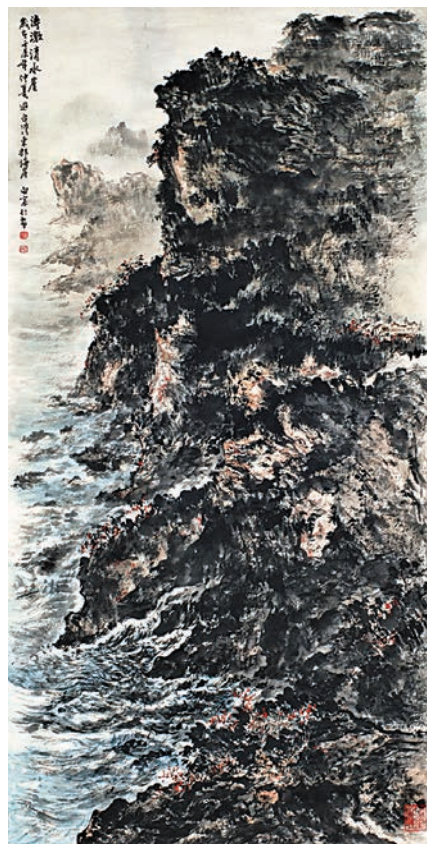


台灣著名畫家 白宗仁：用畫筆呈現兩岸山水大美



■《春江獨釣》



■《清激清水》

四年前，海峽兩岸為中國名畫《富春山居圖》繪製新篇，邀請了兩岸最具聲望的8位藝術家共同參與，在這8位藝術家中，最年輕的一位是來自台灣的白宗仁。四年後，白宗仁攜潑流技法水墨畫作在北京恭王府安善堂開展，將大陸和台灣的壯美山河納入畫紙，用畫筆呈現大美無言。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孟慶舒 北京報道

白宗仁水墨畫展展期至9月10日。此次畫展共展出作品40餘幅，包括「台灣山林之美、渾厚山水、巨幅山水、潑流山水」等四個系列作品，大陸風光和台灣美景都收入他的畫作之中。台灣著名風景和建築，如太魯閣、合歡山、日月潭、「國父紀念館」都被白宗仁以恬靜而優雅的筆觸留在畫紙之上。相較而言，他筆下的大陸風景更為雄渾壯闊，《春江山水》、《雲霧歸舟》、《清激清水》、《碧潭秋寺》這些畫作都體現出他厚重而有靈性的風格。

中西融合 水墨台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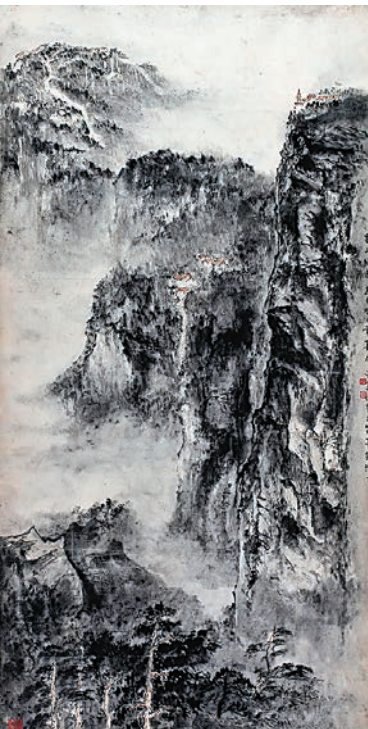
白宗仁是台灣第一批赴大陸的學生，2008年兩岸關係回暖，他進入中國藝術研究院博士班虛心求藝。在大陸求學期間，他親身感受兩岸畫界的不同特質：大陸傳統畫壇有深厚龐大的底蘊，雖比台灣開放晚，卻因此少走冤枉路，可博採眾長。大陸年輕畫家勤奮、勤勉，對己嚴格要求。而台灣畫壇則以細膩、當代視角見長。他筆下的台灣山水靈動有情，又飽含能量。白宗仁說，他希望能體現出台灣雖小，卻「小中可見天下」的小巨人氣勢。台灣是得天獨厚的寶島，人文薈萃，山水氣勢與大陸相較有所不同。他希望畫作能傳達出一種台灣山水本身的溫度，「而這種溫度靠人文溫度的滋養，更為細膩」。

白宗仁將此次畫展命名為「水墨·潑流」，命名直指畫作技法內核。本次跨海來大陸的40餘幅參展畫作，組成「台灣山林之美」、「渾厚山水」、「巨幅山水」、「潑流山水」系列。談起他所創造的「潑流」技法，白宗仁頗有心得，在繼承一代宗師張大千潑墨水精髓基礎上，他加入潑、流、拓、印的新鮮元素，給予墨在畫紙上流動的自由，同時他在墨中加入礦物質讓墨色更深，濃淡深淺自在過渡，墨色因此蒼莽而不失靈秀。

對於自身藝術風格的探索和定型，白宗仁中西並舉，曾在一九九八年為求階段性突破，前往美國藝術研究所深造。從西方立體派繪畫革新藝術手法上獲取靈感，他力求突破只在紙上表現的國畫觀念，嘗試用水墨流動形成的渲染效果，作出非人為的肌理紋路，加上水墨墨彩墨苔點、皴擦或渲染等手法，嘗試作出與眾不同的想像空間。

受教於渡海三家

白宗仁投身畫壇的時期正是台灣水墨畫壇



■白宗仁作品《蜀山紀遊》



■台灣著名畫家白宗仁

「黃金時期」。1949年前後「渡海三家」溥心畬、張大千、黃君璧先後赴台，帶去了正宗的國畫傳統，以正統地位在台灣傳播傳統國畫。就讀中學至美術系國畫組期間，畫壇泰斗張大千自美國返台定居，白宗仁與張大千也有數面之緣。仰觀張大千如明星般的風采，白宗仁深覺「有為者亦若是」，從此他更加執著無悔地走上專業畫家這條路。

白宗仁經常能與張大千先生在台北歷史博物館及國軍文藝活動中心不期而遇，也常有機會欣賞張大千先生即席揮毫的活動。在他眼裡，張大千先生慈祥而平易近人，令人如沐春風。而張大千先生對白宗仁在藝術鑒賞上也頗有啟發，後來在畫藝上白宗仁也承襲張大千先生「集大成」觀念，吸取各家所長。

與「渡海三家」有深深淺淺的緣分並不僅此，早在讀中學時期，白宗仁就承黃君璧先生門人林昌德老師啟蒙教授國畫及美術史，初窺中國畫基礎。高中時，又得黃君璧先生門生牟崇松、王南雄兩位老師悉心指導，奠定了山水畫根基。讀大學時，他受教於溥心畬先生的入室弟子、台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江兆申，接受文人畫的熏陶，對「渡海三家」的畫作十分傾心，也從他們身上繼



■《吳哥窟遺址》

承並延續了中國畫學脈。

細看白宗仁的山水畫作品，會發現他的畫中多有厚重山石，再配以大塊留白。筆以寫心，白宗仁希望自己的畫作能呈現「心象」山水之上所帶出的文人畫傳承，也表達出中國哲學傳統，融合儒、釋、道三家清幽寒靜的美學思想。在白宗仁眼中，一個國家的力量不靠軍事來衡量，而是用文化所能達到的高度來衡量。而他所做的，就是用手中華筆來豐富中國文化的內涵。



■藝術界諸位前輩參觀畫展

國畫家姚海鷹：法無定法 只畫心中牡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上海國畫家姚海鷹既執著，也隨意。他十年如一日，專攻寫意牡丹，師法宋元之嚴謹，落筆卻法無定法、率性灑脫。他是畫壇自由人，無意為各種協會所縛。於他而言，畫畫若是人生一大樂趣，要訣當在自娛自樂。



■姚海鷹

姚海鷹先生1968年出生，自幼臨摹《張遷碑》，青年時代師從知名書法家、畫家、篆刻家金意庵，此後也曾受教於當代複合型藝術大師韓天衡，學習宋元花鳥畫意境及構圖。「兩位先生教導我，無論是畫畫，還是習字，都不要亦步亦趨，勸我不要效仿他們，」姚海鷹說，「韓先生經常提及，若是500年後，後人依然認可，才是真正優秀的藝術。」

「絕代只西子，眾芳惟牡丹」，中國栽培牡丹的歷史至少有二千年。盛唐、兩宋以後，牡丹在詩詞戲曲、繪畫雕刻等領域，更是時時展露身姿。但華麗富貴的牡丹花，若取之不當，也容易流於艷俗。粉色替代紅色，淺綠替代濃綠……姚海鷹筆下的牡丹，別有一番清幽。

在姚海鷹看來，畫畫若是人生一大樂趣，要訣當在自娛自樂，每天能握畫筆，就很愉快。他流連於花展，將花王之神韻了然於胸，意臨心中牡丹。姚海鷹坦言，徐渭、任

伯年、吳昌碩、齊白石等大師，自然是其心追手摹的偶像，但他落筆時，倒並不特別講求技法，無論是哪家哪派，若是喜歡，便「手到擒來」。

「宋元花鳥以工筆寫實為主，構圖嚴謹，氣韻生動，情趣活潑，即便如此，國畫也總要與時俱進，添入畫家自個兒喜愛的東西，」姚海鷹說，他主要在構圖、色彩上，意臨古人，除此以外便常常隨性加入些時代、時尚元素，有幾幅畫作的色彩與構圖，甚至還受到了梵高的影響。

姚海鷹認為，雖是國畫，但也不能囿於正統，過於因循守舊。「現代與古代，無論是坐具，還是顏料、墨汁的配方，都不盡相同，拷貝不走樣原本就幾無可能，」他還舉了著名書法家啟功的例子，「一次我姑姑等人在啟功先生家做客，先生要寫字時，姑姑提出要幫忙研墨，先生大笑著連連擺手，說『其他書法家都研不了我的墨』，最後堅持視力親為，可見研墨亦是書法家的『獨門絕技』，由此可知，現代人想拿到古代畫家的『秘方』，談何容易！」

「改革開放以來，中西方形形色色的藝術加速融合，國畫亦迎來大變革時期，現代人作畫追求自由自在、率意發揮，同時近來文人畫思潮又在湧動，兩大力量共同推動，或將助力中國傳統藝術登上另一個高峰。」



■姚海鷹專功寫意牡丹



■觀瞻油畫《抗戰女將軍——胡蘭畦》



■雕塑《戰友》

四川省、成都軍區「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美展」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銳 成都報道）「用藝術還原歷史，用丹青寫史詩。」日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美術作品展」在四川美術館開幕。

「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際，四萬萬同胞在民族圖存的旗幟下團結起來，匯成浩浩蕩蕩的抗日洪流，共赴國難，展開了一場波瀾壯闊的全民族偉大抗戰，蜀中男兒以百萬計奔赴前線。」包括《熱血忠魂——川軍騰縣之戰》、《鐵血軍魂》、《崢嶸歲月》，國畫、油畫、版畫、雕塑、水彩及素描等藝術品分列四川美術館的一層、二層展廳，乃川籍藝術家懷著對祖國、對先烈崇高敬意精心創作，詮釋偉大的抗戰精神，彰顯藝術魅力。

現場觀展者人流如織，時而駐足觀瞻，時而合影留念。「這是一位女將軍，四川成都人。抗戰時期，曾在各戰區做宣傳教育和戰地救護工作，還組織發動百姓，組成擔架隊、運輸隊，上前線救傷兵、運彈藥，常幫士兵寫家書，幫老百姓割水稻，非常了不起。」兩名女教師與一群書包的孩子停留在油畫《抗戰女將軍——胡蘭畦》



■展覽現場

本報記者劉銳 攝

前，髮髻斑白的老人在旁講述著畫中人物生平。「打仗時，士兵前線鋒陷陣，後勤也是很重要的。你們看，正如這幅畫的背景中的擔架隊、運糧隊，在畫面中映襯著人物故事。」女教師為孩子們講解抗戰故事與畫面構成要領。

據悉，本次藝術展由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成都軍區政治部宣傳部、四川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共同主辦，共收到社會各界藝術家作品400餘件，最終評選出280件作品參加展覽並收錄成集。